

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

铁血柔情

军警之页



名家名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

44.571

C30

名家名作

52B—4

主编

曹德权
钟明冰

铁血柔情

军警之页

名家名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钟明冰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车半李

铁 血 柔 情

曹德权 钟明冰 主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 3 号)

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辑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1092×787mm1/32 印张 5.125 插页 5 字数 96 千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464-4/I·497 印数:1—10000 册

定价:5.80 元 全套:60.00 元

小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最初是狂放雄浑的“新诗”中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如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叶圣陶的《火灾》等。到了三十年代，随着“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小小说便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老舍的《月牙儿》等。进入八十年代，小小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王蒙的《春之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小小说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发展，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小小说篇幅短小，内容集中，情节单纯，语言简练，结构紧凑，形式多样，富于变化，因而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小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编者的话

小小说，有叫袖珍小说的，也有叫瞬间小说的，还有叫一分钟小说的……列名不下十数种，即使比较集中的称谓也有两个，一称“小小”，一谓“微型”。时至今日，小小说姓甚名谁，尽管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但文学家族中这小家伙小乖小乖地确实逗人喜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微型不微，小小说不小。小小说看起来小巧玲珑，读起来也省事自在，但你一旦接触它，你又会为它独具匠心的构思、精巧奇妙的描写、灵活多变的手法、异彩纷呈的风格所倾倒所征服。在这些浓缩、锤炼过的文字里，它所反映的那些典型化了的人物、场景和事件，它所涉及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它所揭示的人生哲理与对未来的思考，又往往让人喜爱，令人叹服，使人从中受到熏陶与启迪。

人们爱小小说，就因为它小得出奇，小得可爱，小得像个万花筒，小中有个大世界！

小小说在我国，可以说历史悠久，古已有之，但它的真

正崛起还是近十年间的事。它有了两个像样的刊物(《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两个较大的协会(中国微型小说协会、郑州小小说协会);全国绝大多数报刊开设了小小说专栏,包括《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这样的高档次大刊;在小说家族中唯一成立了全国性学会;在各类文体的征文大赛中,小小说最多;在各种纯文学期刊的发行中,《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雄居榜首……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我们有理由认定,人们会越来越喜爱小小说,小小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

呈现在读者们面前的这套《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集中了我国当代五十余位在读者中颇负盛誉的小小说名家的自选作品。全套书分为十册,包含了乡土、军旅和警营、传奇、荒诞、校园、都市、知青、商海、婚恋、特区和域外等题材。这样做的想法是,读者将在同一种题材中领略到几十位名家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与动人心魄的文采,从而增进阅读情趣。在选稿方面,我们要求作家选出基本上能代表自己水平同时又未及进入选刊选本的优秀之作,以不负读者厚望。每位名家每种题材原则上只选一篇,考虑到作家把握题材各有所长,有的题材无力作时宁缺勿凑,有的题材佳作甚多则多选,但不得超过三篇,尽可能选好选精以达初衷。

文学作品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离不开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土壤。小小说创作亦然。这里收入的作品以近几年发表的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一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尊重

历史，编选时除订正讹漏外，基本保存了发表的原貌。

这套书的出版发行，意味着我们正儿八经地做成了件事。至于它的意义和影响如何，则留待公论。

为了小小说创作队伍的发展壮大，为了小小说的明天更辉煌，我们愿再尽绵薄之力，不断推出小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从新的角度展示我国小小说园地姹紫嫣红的万千景象。同时，我们殷切期待名家的指点和广大读者的评说。

目 录

1	侠子事件	许 行
5	父亲的枪队	生晓清
8	回家	刘国芳
11	哨兵	孙方友
15	一等功	凌鼎年
18	失窃	凌鼎年
20	粉豆	王奎山
23	别情	王奎山
26	窗花	曹德权
28	哦,儿子	曹德权
31	白天鹅	谢志强
33	长美人痣的女孩	邢 可
36	脚印	吴金良
39	中秋月	邓开善
41	不灭的星辰	邓开善
43	入微	沙龟农

45	红桃 3	邵宝健
48	雨忆	邵宝健
53	猎人	袁炳发
56	意料之外	袁炳发
59	孤岛	汝荣兴
62	便衣	汝荣兴
66	暑雨	司玉笙
70	儿子	钟明冰
73	考验	钟明冰
76	最后的晚餐	雨 瑞
81	嫚嫚的礼物	雨 瑞
83	六叔秘事	林如求
85	下一个镜头	林如求
90	战士	杨奇斌
93	罪恶的信任	马月霞
97	看娘	马月霞
100	士兵与鼠	魏继新
103	又见花雨伞	喻耀辉
106	战士	展 静
112	残生	魏金树
115	两个兵的故事	刘 平
118	第七个	郑洪杰
121	买药	何百源
123	遭遇“女贼”	赵 冬

铁血柔情

128	一碗面条儿	高海涛
131	诱人的红笕笕	一春
135	足球	戴涛
138	将军的敬礼	戴涛
141	“守门员”	胡永其
143	职业	胡永其
145	警犬	喊雷
146	甜甜的安慰	张玉庭
149	取暖的方式	张玉庭
150	俘兵	茨园

时，部队过大别山向西进发，孙志国“直指大别山，背向中原人民解放军，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向西挺进，直逼武汉三镇”。孙志国率军民昼夜兼程，于11月25日晨到达黄安（今红安），与红安人民欢庆。孙志国对红安人民说：“红安人民太伟大了，你们是英雄的人民，你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孙志国在红安住了三天，于11月28日率军继续向西挺进，于12月1日到达孝感，与红安人民欢庆。

侠子事件

许行

队伍从五斗坪下来，一个刚来的小侠子，过河时不慎落桥淹死了。

这事引起了全队的震动。大家纷纷议论起来：“谁拉来的侠子？”“听说是老管理员。”“唉，他怎敢这样干呢？”

队伍一出发，司令员和政委两个人一起宣布了一项严格的纪律：沿途绝对不许动员民伕，有再大的困难也自己顶着，一定要做到对群众秋毫不犯。谁若强行拉伕，军法从事。这应该说够严格的啦！

那时日本人刚投降，国民党军队就集中重兵，形成对我们的包围阵势。我们部队正根据部署，作战略性的转移，因此，同群众的关系如何，成为我们部队能否站得住、打得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所以，政委讲完了之后，又格外加了一句：

“同志们，我们要跟国民党争人心哪！”

这话说得多重，也算到家啦！谁都懂得人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为什么在革命队伍里干了多年的老管理员，竟连这都不明白呢？！这人平时像头老水牛似的工作，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吃，一个心眼地干革命，怎么这时候胡涂起来了？！

老管理员被绑了起来，两个荷枪的战士押着。就在罗塘这里村口上开军民大会，要按照军法公判他。

我想这是领导上有意借此教育部队，同时更主要的是向群众宣传我军的爱民政策和铁的纪律。

部队坐了一地，周围也站满了群众。群众都要看一看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他们违犯军纪、淹死老百姓的人。

老管理员，这个四十来岁、浑身是劲的硬汉子，现在像被抽了筋、丢了魂一样，趔趔趄趄，痴痴呆呆地低垂着头，那多日未刮的连鬓胡子上，挂着泪珠和汗水。如果不是两个战士架着，看样子他可能早就摔倒了。

我想这时他的心里，一定充满着恐惧与悔恨。他对宣传干事小黄的关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小黄连续打了几天“摆子”，那架连同木盒、油墨、钢板、胶滚等，将近四十来斤的油印机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了……可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偏偏拉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后生来背呢！那后生背着一个四十来斤重的东西，一失足掉在河里还能凫得起来吗？

我正胡思乱想呢，就见一伙从五斗坪方向跑来的人，分开群众，不管不顾地冲进了会场。为首的一个长得黑乎乎的

中年妇女，一下子扑到了老管理员的身上，又捶，又打，又咬，又撞，又哭，又喊……真恨不得把他撕碎了才解恨的样子。

“你还我儿！你还我儿！……你真狠心呵！连个儿也不给我留！……”

这时会场里静极了。大家都被这意外的情景闹呆了。

我想小伙子的母亲到底找上来了，这可怎么安抚呵？

“真该把你枪毙了！”那个妇女气愤地说。

我紧张得毛细孔都扩大了。在环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挽回对群众的影响，像这种违犯纪律而闹出来的人命事件，采取最严厉的军纪也不是不可能的。可老管理员，是个好同志呵！……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

谁知这时那妇女又突然扑向了司令员，一下子跪倒在他的跟前，抱住他的腿，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说：

“司令员呵！你可不能枪毙他呵！……那是我的儿，也是他的儿呵！我们就那么一棵独苗苗……为革命他什么都豁出去啦！”又说，“我也愿跟他闹革命去，可他就是不带我呵！他这个坏蛋！……”说着说着痛哭倒地，一个粗壮的妇女，成一滩泥啦！

这时会场的气氛突变，几个女战士掉了眼泪，我被这戏剧性的起伏，也激动得有些泪花闪烁。

司令员、政委原来准备的那一套话，全报废了！一时闹得他们也不知说啥是好。不过，我看给老管理员松绑后，司令员抑制不住，一连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三拳：

“唉！你为什么不照顾好我们革命的后代呀？！……”边说着边拿他屁股后边那条毛巾擦起了眼睛。

“对，揍他，揍他！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司令员呵！你狠狠地揍他吧！”那妇女连哭带喊地说。她跌宕变化的情绪，牵动着会场上的人心。一时间她竟在这儿唱主角啦！

姑指宋大爺掛着腰帶，叔兄堂个八士頭長个四弟頭臂齊，土

父亲的枪队

數指暗于命革，凶昂掛頭喪着頭顱，爭此戰並難捱。大一，巴腳个兩脊里氣，並且口燙頭領人量非吾最貴。殺部
眷和腳，五頭口汗齊交掌齊齊巴腳个酒，勢窮王小一
全變紗頭底。齊頭舉一尖財掛臂式舞得已幸，舞殺斯呼喊

——有道是：館子不打火炮。好處來真，難解歌子不請君來王兵

——父親喜歡講故事。歌譜歌頭音掛个齊面里。中百武百首頌
——父親喜歡給孩子们講他自己的故事。赫赫家泰民昇韻土

——那时候，他家有百余亩山，百十亩田，还有六进楼上下
——大瓦房，十头驴子，五匹马。院墙有两丈多高，四周没有一扇
——窗户，主要是防土匪。那年头，土匪闹得很凶，半夜三更常有人
——撬门挖洞，牵牛赶马的绑票盗墓的，都有。天没黑，家家户
——户就闭大门，闻见鸡啼狗吠，像筛糠似地发抖，怕土匪闯宅。
——他家是大户人家，有紫竹园、淡竹园、桃树园、栗树园、梨树
——园、葡萄园，还有前花园和后花园，没有一支枪队护家是不行的。
——于是他就从外地购来三十支长枪，他是老大，由他任长枪队长。
——发现有土匪出没，他就率领家丁上房放枪，吓得土匪不敢动他家的一人一畜，一花一木……

——他家就是我家。父亲讲这个故事时挺自豪的，头昂昂的，胸脯挺挺的。自然，我在小伙伴面前也很神气，有谁敢惹我，我就吓唬道：“我爸爸的长枪队扛的可不是烧火棍！”

——大概在我上小学那年，爸爸从泰州回来探亲，除夕晚

上，我们姐弟四个外加七八个堂兄妹，硬逼着他给大家讲故事。

那好，我就讲个短枪队的故事吧！

刚解放那几年，泰州地区特务闹得很凶，革命干部时遭暗杀。我是江北最大的钢铁厂厂长，厂里有两个哑巴，一大一小。一天深夜，两个哑巴在食堂外突然开口说话，嘀咕着如何谋杀我，幸亏被我方情报机关一举破获。为确保安全，组织上给我配了个短枪队，我兼队长。队员个个精干强悍，百发百中。里面有个姓鲁的。嗜酒如命，不讨人喜。那天晚上陪我到泰东搞社教开大会，回来路上，他酒醉了，竟敢在我身后放冷枪，还说是枪走火了。当时我就怀疑他是暗藏在身旁的“定时炸弹”。第二天，我就把队伍拉到操场上，当众卸了他的武装……

从此，我在庄上学着父亲的样子，反复讲述这个故事。谁敢欺侮我，我就嚷：“我爸爸的短枪队可不是吃素的！”

没过两年，中国搞了特大的运动。父亲被抓，夜夜提审，天天批判。专案组、造反派交叉发动攻势，要他交代长枪队和短枪队的组建情况，以及枪支弹药队员下落。父亲支支吾吾说不清，结果被坐上“土飞机”，戴上高帽子，在海陵城主要街道游行示众。一路上，口号声震天：“打倒反革命武装分子生文玺！”“打倒新旧军阀生文玺！”“彻底摧毁生文玺的长枪队和短枪队！”……

这段经历父亲只字不提。我和弟弟和妈妈在镇江丹徒乡下老家，对此全然不知。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父亲病危

时，陪我们值夜班的老王，在病房里为我们续上了这段故事。老王问我：“你家过去有没有长枪队？解放后你老爸有没有兼任过什么短枪队队长？”我说：“小时候听父亲好像讲过有，可我们翻遍所有地方，只发现一支又破又锈根本不能使用的铳子，那还是从土匪头子张金泉家抄来的哩！至于短枪我从没见过，造反派在我家茅缸旁挖出五只‘铜帽管’，头头说是五颗驳壳枪的子弹壳。”老王听后，一声长叹：“唉——”再没下文。

要写悼词，我陪组织部门的同志调看父亲的档案，上面有一段记载：“生文玺同志一九二二年七月出生在镇江丹徒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过着放牛讨饭的苦日子，一九三八年秋，他凭一支旧猎枪，参加了著名的茅山革命武装暴动……”

这使我大吃一惊：故事与史实竟相差这么大！

她要去了。王莲叶把女儿送回了家，王莲叶把她的女儿送回了家，她
育的都是她自己。王莲叶回家了，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王莲叶是她自己。
刘国芳
“王莲叶真好，跟别人不一样。”王莲叶说。王莲叶说。王莲叶说。

而女孩想回家时，已不知道家在哪里。女孩于是到处走，往那些看起来像家的地方去，但那些地方都不是女孩的家，女孩在一次又一次失望后，害怕起来，坐在路边啜泣地哭。

一个兵走近女孩，兵看着女孩，兵说：“你哭什么呢？”
女孩说：“我不认识回家。”

兵说：“你迷路了呀，叔叔带你回家。”说着，兵抱起女孩，一条街一条街往前走，每走到一条街，兵都说：“是这儿吧？”女孩摇头，女孩说：“好像不是。”

后来天晚了，兵跟女孩说：“天晚了，叔叔明天再带你回家，今晚你跟我回家吧。”

女孩点点头。

兵的家是部队，女孩看见兵把她背到一条街上。那街，有一道很长的围墙，沿围墙走了一阵，有一道门，门边一个兵，站得笔直。兵把女孩抱进去，女孩看见里面有一幢好看的红房子。

这幢红房子，就是兵的“家”。兵把女孩背进去，看见里